

筑路情怀

最后 的 铁 道 兵

喻安谋

大路歌会

不知不觉,最后一批铁道兵三年内就要退休了,江文进是他们中的一员,中铁十八局隧道公司云贵管理部的同志们都说:“他是典型的铁道兵!”

江文进担任过铁道兵班长,兵改工后担任过职工队长。工作30多年在段、处、分公司干了十几个项目,无一亏损,无任何安全、质量事故。到了50岁,担任该集团隧道公司云贵片区负责人。别人都说他进步慢,但他却很坦然:“当年部队下达任务,要无条件服从并完成。改工后也一样,领导的安排要服从,给你的项目要盈利,做好本职是责任!”

多年的项目管理经验,使他清楚每类工程哪个环节要盯牢,才能保安全、保质量、保工期。儿子江海涛,大学毕业后让他拉回了中铁十八局,每年爷俩只有春节见面,聊的话题也都是安全、质量、工期,还有效益。

云贵建筑市场利润并不高,而江文进自2011年进入六盘水市场,至今承揽了大小29个项目,承揽额超50亿元,完成产值23亿元,赚得盆满钵满,年年超额完成经济指标,自2015年起,综合绩效考核和上交款连续在该公司排名第一。

成绩的取得,源于他骨子里铁道兵能吃苦耐劳和不服输的劲头。

2013年,该公司云贵管理部成立,江文进立下军令状,没要公司一分启动资金,依靠个别班组上交的履约保证金租了办公场地,购置了办公用品,和十几个同事开启了创业模式:一日三餐以豆花饭、方便面为主,乘公共交通跑工地,必须使用的车辆靠老朋友、老战友提供,他甚至多次垫付各种费用。苦,他不怕,铁道兵风餐露宿吃苦是常态,但

他怕队伍没士气。那时候,他对大家说得最多的是:“公司把市场给了我们,就要不等不靠,努力做出样子。‘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’,只要我们拧成一股绳,劲往一处使,不出三个月,咱们就能变个样。”说这话的时候,他兜里往往100元都拿不出。

在盘县刘官老街改造项目,业主要求40天内必须在人口居住区打通5公里度假区通道,许多企业望而却步。江文进却认为这样的工程干好了有效益、有声誉,于是,他盯在现场、抓协调、排人工、调物资、派设备、定工序,指挥若定,夜以继日,工程按期完成,也擦亮了“铁军招牌”。

要做到“铁道兵前无险阻,铁道兵前无困难”,不能靠蛮干,要靠智慧和担当。在管理项目多年后,江文进锻炼出能“挖钱”的手和会“算计”的脑。

工程投标前,江文进对项目在当地的重要性、业主融资能力和信用度、工程地材、人工费用等,细之又细地考察清楚,慎之又慎地计算费用,遴选出可投标项目。因为他知道,一个“烂”项目,会把管理部拖入负重难行的深渊。编制施工组织计划他更是绞尽脑汁,六盘水内环线快线施工中,他反复论证,调整土石方调配方案;改进内环线快、帕斯谷两个项目的路基开挖方案;自建拌和站、购买碎石机……在他的算计和挖掘中,项目部的钱袋子鼓了,但他仍然睡不着觉:“别看我在公共场合说说笑笑,可项目的巨大压力,让我经常在床上‘烙烧饼’。朋友劝我,那么大年纪了何苦,可咱当过兵的人,啥时候退过?只能前进!带着这么多的人,每人背后有家庭,你就不

能打败仗!”

不打败仗的江文进多次被评为地方、投资方和该集团的优秀项目经理,当选过天津好人、天津市劳动模范。名气大了,挖他的单位也多了,有的许诺薪酬翻倍,有的承诺更高职位……但他从不心动:“咱是铁道兵的人,离开了队伍不习惯,哪都不是家。”

让江文进欣慰的是,跟着他的年轻人也没人离开队伍。在价值观多元化、人口流动增速的今天,他知道,文化和感情能留住他,却不一定能留住年轻人,能留住他们的是更好的生活和前程。

为了让平均年龄三十几岁的管理部有凝聚力,50多岁的他向儿子学习项目信息化建设,不断吸收新的管理知识。他要求管理人员:打破常规,采取多种模式灵活管项目、管队伍;他提供充足的时间和空间,鼓励年轻人独当一面,告诉他们,“世上没有天才,只要学、想上进的都是可造之才”;他请专家讲课,聘用退休老兵传帮带,遇到问题开“诸葛亮会”,不断给年轻人压担子、派任务。随着问题的解决和工程的推进,一个个业务小白成长为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,还有人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。他说:“作为最后的铁道兵,要留家业给企业,更要为企业留人才。”

生活中,江文进也时刻关心年轻人,他时常劝年轻人不要抽烟,不要乱花钱,要多承担家庭责任。而这些年轻人也都心服口服:“他是领导也是长辈,更是典型的铁道兵。”

作者单位:中铁十八局

铁建故事

这个“鱼翔”不“潜底”

徐成涛

“安全工作就是多跑、勤说、严管、善待。”在中铁二十局二公司引江济巢项目,安全总监鱼翔只用八个字就将施工现场管理得井井有条,从事安全工作十一年,他逐渐总结出一个原则:“管安全不能怕得罪人,把问题摆在明面上,常提醒、常督促。”

“不怕得罪人”已经成为鱼翔最醒目的标签,引江济巢项目进场以来,他先后开具了整改通知单260余份,成为项目部所有人眼中的“铁面判官”。但在刚参加工作时,鱼翔却是一个谨小慎微、时常“潜水”“摸鱼”的“好好先生”。

2000年,初到工地的鱼翔是一个憨厚内向的小伙子,在安全管理工作上并不适应。巡查工地、开罚单、通报安全问题,让鱼翔觉得管安全是一件“吃力不讨好”的事,工作也愈发地消极起来。有一次在现场,鱼翔发现一位施工人员反光背心穿戴不规范,但考虑到夏季炎热、施工辛苦,“这么点小事上纲上线,未免太小题大做。”就没有进行批评处罚。

他的师傅知道后,严肃批评了他:“工人的行为习惯需要我们时刻关注,今天背心穿戴不规范你放他一马,明天可能就有人不戴安全帽了。只有说得越多、跑得越勤、管得越严,大家的安全才越有保障。你这个鱼翔,得飞在天上找问题,不能潜在水底装‘咸鱼’啊。”

师傅的话语重心长,鱼翔随后摆正了心态,慢慢地也就不怕“得罪人”了,甚至开始主动去“得罪人”。

在一次专项安全巡查中,鱼翔发现一个工班现场安全管理问题很多,于是找到工班负责人严肃谈话,开处罚单,要求他们限期整改,并将其作为反面典型在全项目宣传。

工班负责人又慌又气,私下找到鱼翔,希望少通报几项问题,交个“朋友”。鱼翔严肃地拒绝了工班负责人的“好意”。“安全管理不能给任何人开口子,是为了让每一个工人都能‘高高兴兴上班来、平平安安回家去’。”随后,鱼翔带着工班负责人一起沿线察看了其他工区的安全管理工作。对比之间,差距立现,该工班负责人面红耳赤,越发觉得鱼翔“不懂事儿”、不讲“情面”,气呼呼地返回了驻地。

但在后来的工作中,工班负责人逐渐改变了对鱼翔的看法。工班缺少安全警示教育资料,鱼翔亲自上阵带头编写;没有安全警示教育台,鱼翔也第一时间予以落实;他还专门安排安全员进班组帮扶指导,利用线上分享和线下监督多种形式,为该工班普及安全知识,帮助工班整改提高。

“我们之前真是对于安全工作理解太少,感谢项目部的指导和帮助。”在第一次拿到安全奖励之后,工班负责人感慨万分。任谁也不会想到,这个当初被树为反面典型的工班,现在反而成了该项目安全工作的“铁杆粉丝”。

“让大家从心底里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,就是我最重要的工作。哪怕相同的话重复了一万遍,如果还有人不当回事,那我还会重复第一万零一遍。”鱼翔向“粉丝”们表明了态度。

这不,在前往北京出差的列车上,放不下的鱼翔再次打开了“安全智慧工地管理平台”,并和现场人员实时沟通“工地上如何?现场设备安全排查结果怎么样?一定要正确佩戴安全帽……”

作者单位:中铁二十局二公司



似水流年

尹 婷 摄

作者单位:中铁十四局三公司



静谧的夜
作者单位:中国铁建港航局总承包公司
展浩哲 摄

亲情似海

纵 是 离 愁 也 动 人

王慧春

就像树留不住风一样,随着九月的到来,女儿高中生涯最后一个暑假,也从我指尖慢慢滑走了。

大学开学前,家中往日的欢声笑语不见了,离愁充斥在房间每个角落,并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凝实,而我心里的第一次“破防”也不期而至。

一小段女儿发来的短视频,让我潸然泪下——一位送孩子来西安上大学的爸爸,因背了整整20斤的行李被媒体争相报道。我知道,女儿这是在告诉我,她在发愁,因为即将有更重的行李,要自己搬上三楼;另一方面,她责怪我准备了太多东西,以致大包小包堆成了小山。

回首这个假期,我一直试图用准备行李转移注意力,但收效甚微。随着她远行的日子一天天地逼近,我越是紧张不安。有时候聊天,我们会突然地对视,又默契地扭过头去岔开话题,心中五味杂陈,尽在不言中。

临行前一天晚上,她开始筛选我准备的行李,“这样不用带,那样也用不着……”很多被她“判了死刑”,拿出来放在一边。“你怎么知道不需要呢!”我着了急,跟在她屁股后面又把东西“抢救”了回去。“我就是知道,你一边休息去吧!”……我们争执了起来。

也许是声音太大吵到了月亮。外面打雷了,刹那间,明亮的房子被黑暗吞没,两个人也被忧伤的气氛笼罩,窗外的雨浇灭了争吵,我静静地望着她,在一道闪电明灭间,她眼镜后面渗出了一汪晶莹的反光,她竭力不让眼泪掉下来,但我看见了。我流着泪又一次走向那堆行李,将其整理、打包,步履沉重地回到了房间。

静静躺下,心中千头万绪,不由得想起了当初自己的求学经历。

离家那天,父亲四点便起来,骑车带我到三十里外的县城火车站。进站时,父亲一个人扛着行李袋走在前面,我在后面左顾右

盼,平整的路面、呼啸的汽笛声、扑鼻的早餐香味等等,让我应接不暇。直到父亲一声“哎呀”,我才注意到行李太重滑到了地上,但我也只是顺手一扶,便又跑到候车室,继续观察那些新奇的场景。

到了学校,父亲带我安顿好一切,又到校外对付了一晚上,至于他具体在哪休息,我甚至忘了问。只记得第二天一出宿舍楼,便远远地看到父亲招手,他急切地告诉我:“回宿舍就找楼前的篮球场,去食堂的话瞄准那一片小树林……”随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当时我懵懵懂懂,根本不知道悲伤为何物,直到如今,这份迟来的离愁,仿佛一坛深藏地下的老酒,穿过二十年的时光,在我心底缓缓开封,我才品尝到当年父亲心中万千的担忧和不舍……

“啾啾”“啾啾”,窗外淅淅沥沥的秋雨打在窗户上,衬托着房间内愈加安静,我任由思绪在回忆里肆意激荡,半睡半醒间,仿佛

听到了隔壁女儿翻身时床的叹息。

等我回过神来,已经到了女儿学校门口。由于疫情原因,只能目送着她跟随学姐进入学校,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流,心里还一遍遍地说着,想嘱咐但没出口的话:“大学新鲜而陌生,你要树立志向和目标;成长本身就是一场苦痛,要经得起风吹雨打;妈妈愿你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、并肩前行……”

在校门口待了好久,我悻悻离去,回到家中,直奔她的小房间,独享那份空旷寂寥,直到女儿的电话响起,一声“妈妈”,我声泪俱下。

秋风清,秋月明,夜静心不静。我与爱人同是工程人,一次次地离别,已尝够了这种滋味,但我也明白,离别是为了下一次的相聚,与女儿也一样,我们都在期待下一次相见。

作者单位:中铁十二局四公司